



論曹操詩歌在文學史中的地位

文／瓢泉

曹操，這個名字在歷史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動亂的年代中，運用傑出的軍事及政治手腕，挾天子以令諸侯，穩定北方政局，企圖重建統一大業。然而，翻開任何一部記載曹操事跡的書，幾乎都把他和奸詐、多疑、殺戮、崇尚權術...等字眼合在一起，他因此到現在他是集眾惡於一身，一直被後人唾罵的可恨之人。魯訊曾經為曹操說了幾句好話：「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註1）我也不是和“曹操一黨的”，不過，我認為曹操是在三國時代中，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一生未篡漢改制，維繫漢室的正統。如果，不是曹操與袁紹、袁術、孫權、劉備等人制衡，恐怕漢朝要早幾年被篡奪了，只是篡奪的人不是姓曹而已。

總括來看，曹操在歷史上可算為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另外，他在文學史上，也是一位優秀的詩人，建安文學的形成與發展要歸功於曹操之提倡，《三國志魏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曰：「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這段話可知曹操愛文學、愛音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建安文學得以發展，就是因曹操藉著政治上的地位，獎勵文學，招攬文士，將北方形成一個富有生氣的文人集團，所以，《文心雕龍·時序》中說：「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飯才雲蒸。」及



《詩品，總論》評：「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這兩段話足以說明曹氏父子的提倡是帶給建安文學繁盛局面的重要因素。



曹操詩歌的風格

曹操是一位軍事家又是一位詩人，這在歷史上是很少見的，在戰爭中，寫作的機會較少，於是，他半生戎馬的經歷就成為詩歌中的主要題材，曹操留存至今的詩約有廿一首，全部都是樂府詩，風格分為前後兩期，以曹操四十六歲為分界，前期是以弱勢起兵對抗董卓，至大敗袁紹（官渡之戰）為止，其所見所聞均為戰爭流離之苦，憂世之情自然流露於作品之中，例如：

〈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

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後期（四十六歲以後）因兵力逐漸強大，權勢日漸雄厚，因此，少數作品中流露出英雄霸氣，且因年事已高，他有表現遲暮之慨及遊仙思想的詩篇。例如：

〈龜雖壽〉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永志。

曹操的作品風格慷慨雄渾，蒼莽沈鬱，魯迅指出曹操文章的兩個特點：一是清峻、二是通脫（註2）。清峻，是文章簡約嚴明的意思；通脫，是指寫文章不受傳統思想和形式體製的約束，下筆無所顧忌。在東漢時，文人崇尚氣節，自命為清流，但相競虛名之下，便成了不務實際。然而，曹操反對這種習氣，廢除固執，敢言無忌，形式自由，語言樸質自然，不尚華詞，為詩歌注入了新的生命，開創了清峻，通脫的建安文風。

我們來看曹操力倡通脫，讓他的詩中呈現了那些藝術成就：

一、曹詩中的天下意識：

曹操詩集中最能代表曹操思想感情和藝術風格的詩作之一，便是〈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幽思難忘。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雀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詩中先是感歎時光易逝，人生無常，繼而抒寫自己功業未成，求賢若渴的心情，最後以周公自比，說出自己安定天下的雄心壯志。這首詩之所以感動人心，不僅在於它生命如露一般憂思，還在於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坡詘屈，車輪爲之摧。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

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餓。

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曹操憐憫士卒的辛勞，但爲了平息暴亂，又不得不戰爭，曹操將自己的心情與周公的心境自比，這首作品展現了曹操不同於一般的關懷之情。以上所述，是曹操的憂患意識對外的呈現；另外，反應在年壽不永，功業難成的對內憂患意識呈現於“遊仙詩”中，例如：〈秋胡行〉：「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表明到了桑榆暮景之時，曹操功業難成的憂患意識愈加深刻，「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就是他心情上的最佳寫照。

三、莽蒼悲涼，氣蓋一世的藝術風格：

古代學者對於曹操詩歌藝術風格的看法，大致有下列幾種：

「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鍾嶸《詩品下》)

「魏武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敖陶孫《詩評》)

「曹公莽莽，古直悲涼。」(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

這些評論可將曹詩之風格歸納爲悲涼與雄健，悲涼中氣韻沈雄健中有古直悲涼，葉慶炳先生《中國文學史》稱許曹詩：「操雖無意爲文辭，而文亂自錯落有致；雖無意造意境，意境自屬高壯。」(註



3) 總而論之，詩言志，曹操將他以天下爲己任的情志，投射於詩歌之中，表現其責任感、使命感、憂患意識的詩篇，呈現出整體“莽蒼悲涼，氣蓋一世”的藝術風格，沈德潛曾讚譽其詩爲「於三百篇外自開奇響。」(註4)是他在文學上的最高成就。

筆者在選題之初，係因曹操之詩歌僅有廿一首，較利於歸納及分析，然而在蒐集資料後，才發覺曹操在歷史中的地位，比在文學史中的地位重要得多，曹操傳、三國演義及至於從心理分析來看曹操人格之類的書籍，琳瑯滿目，但是曹操詩集及其評論，卻少得可憐，每一種不同版本的文學史中，述及曹操的生平及其作品，僅有短短的一至兩頁，好回歸詩歌的文本中，再從歷史的脈絡尋找曹操詩歌的風格與特色，曹詩雖僅有廿一首，但其依性質，可分爲：模擬古樂府及以樂府古辭創作新聲；依題材區分，可分爲政治詩、議論詩、征戍詩、抒情詩、寫實詩及遊仙詩等。由此可知，曹操的作品雖少，但在分類上仍是非常複雜，這一點是值得去深入探詩與分析其詩之題材與時代背景間之關連。

最後，節錄鍾京鐸先生於《曹氏父子詩研究》



(註5)中，對曹操樂府詩作下述之結論，以為總結：

1. 曹操詩之風格積極樂觀，毫無消極頹廢之態。

2. 集中無純粹之抒情詩。

3. 遊仙諸作亦基於政治因素而為，異於諸子。

4. 觀滄海一章，氣魄偉大，想像豐富，是描寫自然景物之名作，曹操以前無人為之，為寫景之開山。

5. 曹操以其詩歌，鼓勵士氣，收買人心，行使政教，表明心跡。

(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署巡防處)

【附註】

1. 節錄自楊澤 編《魯迅散文選·魏晉風度及文章與樂及酒之關係頁》278~279洪範書局出版

2. 節錄自楊澤 編《魯迅散文選·魏晉風度及文章與樂及酒之關係》

3. 節錄自慶炳著《中國文學中》 頁125 學生書生書局出版

4. 節錄自《古詩源卷五》 沈德潛 著

5. 節錄自鍾京鐸先生長曹氏父子詩研究

【參考書目】

1. 《三國志的世界》駒田信二著 萬象圖書公司

2. 《中國文學史》葉慶炳 著 學生書局

3. 《中國古代歷史人物論集》東北師大社會科學叢書

4. 《中國歷代人物評傳》劉子清 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5. 《中國古代文學人物》徐公持、張士聰等著 國文天地雜誌社

6. 《中國傑出人物傳》洪煥椿主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7. 《中國文學發展史》劉大杰 著 華正書局

8. 《中國文學史演義》錢念孫 著 正中書局

9. 《曹氏父子詩研究》鍾京鐸先生 著 學海出版社

10. 《古詩源卷五》沈德潛 著

11. 《魯迅散文選》楊澤 編 洪範書局出版

12. 《曹魏父子詩選》趙福壇 選注 遠流出版社

